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

話說西安王漱玉，做了四十餘年孝廉。進京候選，得個教官。歸路迂道太原，寓在菜市街至誠堂飯店。時值八月十五，飯店隔壁邵家扶乩，漱玉也來。祇見乩上斜斜的兩行，寫得甚草。邵家的人認得，謄了出來，是首詞。

漱玉唸道：

爐香茗碗，消受閑庭院。鏡裏蛾眉天樣遠，畫簾外兩絲風片。一聲落葉，莫問秋深淺。更何處、尋排遣？前塵後事思量遍。唸畢跪下，欲有所問。祇見乩上運動，寫道：「起來，故人別來無恙？」隨又寫了兩三行。

漱玉站在邵家的人背後，見謄出是兩首七絕，道：

鏡合釵分事有無，浮生蹤跡太模糊。

黃塵白骨都成夢，回首全捋劫已枯。

海上鯨魚氣吐吞，蓬瀛深淺阻昆侖。

誰知十斛鮫人淚，不化明珠化血痕。又見謄出一首七律，道：

戰壘經春草又生，風煙慘澹古臺城。

故人麟閣千秋重，遺蛻蟬吟一殼輕。

劫後山川秋有色，月高弦索夜無聲。

荻花瑟瑟江天冷，縷縷詩魂結不成。謄完，眾人正要觀看，忽見乩上又寫道：「吾韋癡珠也，奉敕赴縹渺宮撰文，不能久留，去矣！」寫完，寂然不動。

眾人一齊拜送，焚符釃酒，祇不解詩意，也不識是何仙降壇。獨漱玉淒惶半晌，倚在那院子梧桐樹，呆呆的出神。

一會，大家都散了下來，漱玉便問這屋子來歷。邵家的人說道：「這是有名的秋心院，如今做我家別業。」漱玉道：「秋心院，可是前二十年，教坊劉悟仙住宅麼？」邵家的人道：「不錯。」漱玉道：「難怪癡珠降壇。」

內中閃出一人，年紀約有七十餘歲，粗胖漢子，一簇鬚鬚，問道：「你這位老哥，怎的認得癡珠？」漱玉道：「你不見乩上，寫的『故人別來無恙？』」那人道：「我認不得字。」漱玉道：「老漢高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姓管。」

原來漱玉住的至誠堂，就是聶雲住宅開拓出來。荷生抬舉士寬，管理柳巷宅裏田園樹木。歷有數年，便發起財，也娶了親，與禿頭做個兒女親家。

後來禿頭夫婦跟小珠回南去了，他又管了韋公祠錢糧。這至誠堂就是他開的飯店，他祇叫他姪兒照管，長遠不到店中，故此漱玉不曾認得。秋心院是癡珠寄漱玉的書常常說及，故此知道。

當下士寬就將癡珠、秋痕始末路述。漱玉歎息，說道：「他的柩就回去了，他的祠還在，明日你領我去拜一拜吧。」士寬欣然答應。

這一夜，士寬得了一夢。夢見一家園亭，皓月當空，人影燈光，清華無比，戲臺上正演夜戲。祇聽手鑼一響——

〔旦淡妝上〕

〔一剪梅〕

秋來無事不傷情，花也飄零，葉也飄零。夜長無夢數殘更，風也淒清，雨也淒清。

〔坐介〕萬點秋光上畫屏，隔花環佩響東丁，今生自有傷心事，漫道前身是小青。奴家姓劉，小字梧仙，本係河南人氏。祇因父母早亡，流落在煙花行院。歌衫舞扇，也學些裊裊婷婷。月夕花晨，總不免淒淒楚楚。今春韓參軍遍選名花，把奴家取了榜首。咳！奴家倒也不爭此虛名，祇要早離苦海。所幸七月，在秋華堂內，得遇東越韋郎，三月綢繆，十分憐惜。將來終身之託，就在此君了。今日重陽佳節，韋郎請了韓參軍並采秋姊姊，在此賞菊，此時敢待來了。保兒！

〔雜應介〕北生鰲甲，名喚狗頭。姑娘有何吩咐？

〔旦〕今日賞菊筵席，可曾完備？

〔雜〕完備多時。

〔旦〕可將上品各色菊花搬過來。

〔雜〕是。

〔場上設菊花八盆。旦隨意指點介。生巾服上〕蕭疏雲樹接高城，滿院秋聲，滿地秋陰。閑尋秋色訪佳人，花好同心，酒好同斟。小生韋癡珠，今日重陽佳節，請了好友韓荷生，在秋心院賞菊。來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

〔入介。見旦介。旦〕韋老爺。

〔生〕梧姬。

〔各揖福介。生笑介〕好呀，一院秋色，雅人深致，畢竟不同。梧姬呀！

〔不是路〕

看你裊裊婷婷，對著這露葉風枝更可人。真僥倖，假香倚玉，得與相廝並。點綴秋光到十分，誰能稱？慵妝淡抹多風韻，好似桃花扇底人。

〔旦歎介〕秋花蕭瑟，也似奴家薄命飄零！多時郎君格外垂青了。無端恨佳人福薄花無命，祇恐催花信急，卸花風緊。

〔酒介。生〕呀！怎麼又觸起腳的心事來了，且在房中少坐，韓參軍就該到了。

〔同下。小生攜小旦艷妝上〕

〔紅納襖合〕

一步步下妝樓，拽羅裙，度過了小院門，蒼苔徑。握住你嫩香纖，緩緩行。我和你並香肩，蓮步穩。看疏疏紅葉滿楓林，染裙腰，纔記得尋芳黃蝶雙雙也。又祇聽寒□兒悲又鳴。到了。

〔扣門介。內應介。開門相見介。生、旦、小生、小旦備揖福介。生〕小酌不恭，有勞芳步。

〔小生〕豈敢！佳辰雅集，再領清談。對此冷艷孤芳，正好領教梧卿一聲「曉風殘月」哩。

〔旦〕采秋姊姊在此，奴家豈敢獻醜？祇好求姊姊指教吧。

〔小旦〕妹妹過謙了。

〔坐介。生〕看酒來。

〔雜排桌幾。對坐介。菊橫列場前介。生〕你看幽叢繞舍，冷香襲人，何不評——大白？請。

〔各飲介。生〕

〔前腔〕

這幾枝白冷冷玉無痕，那一叢黃澄澄金簇緊。這好似醉朱顏羞暈生，這好似褪紅妝殘夢醒。

〔小生歎介〕歎光陰！一瞬兒去不停，我與你舊日潘郎鬢已星。回念那家山萬里遙遙也，到今朝插茱萸少一人。

〔各歎介。旦唱〕

〔前腔〕

不多時，杏花天，艷陽辰。轉眼是，菊花秋，霜做冷。說甚麼為重陽冒雨開，我祇怕送西風成斷梗。

（小生）呀！梧卿，為甚麼這般傷感？

（小旦唱）莫怪他對華筵珠淚傾，觸動了老去秋娘無限情。我也是飛花落絮飄飄也，又誰知隨流水化浮萍。

（同淚介。生）言至於此，益復無聊，也無心再飲酒了。

（撤席介。揖介。小生）小弟就此告辭。

（小生、小旦各折菊簪鬢介。小生）人世難逢開口笑。

（小旦）菊花須灑滿頭歸。

（攜手下。生向旦介）梧姬，你看他二人密意纏綿、柔情宛轉，好不令人可羨！我與卿呀！

〔尾聲〕

今生今世花同命，漫祇說鴛鴦交頸，好與你割臂同盟一寸心。

（生）偶然相見便勾留，

（旦）身世茫茫萬斛愁。

（生）同是飄零同是客，

（旦）青衫紅袖兩分頭。

（同下）

醒來想道：「癡珠、秋痕，竟有人編出戲來。」又想道：「咳！我是做夢，如何認真？」因坐起來，祇見枕邊有部書，大書《花月痕》三字，傍題一聯云：

豈為蛾眉修艷史？權將兔穎寫牢騷。

便當作一件寶貝。他又認不得字，也不肯給人看。後來要死，便將書埋在地下。不知今年今月，該是此書出世。所以遇見小子，說了出來。

看官，你看這時候是甚麼時候？宇宙清平，人民壽考，蠻夷歸化，五穀豐登。萬頃情波都成覺岸，千重苦海盡泛慈航。要知此事的真假是非，自然百年後有一個定論出來。正是：

身世茫茫，情懷渺渺。

若要空空，除非了了。

（全書完）